



戰鬥着的日子

張香山 著 海燕書店刊行



830
1122

戰鬥的日

張香山著

店 書 燕 海

1950

一九五〇年十月第一版 上海印 0001-4000冊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發行人 俞鴻模

海 燕 書 店

上海中央路24號211室 北京和內文昌閣14號

合作印刷廠承排 光華印刷廠承印

(110) (D 22) 6.80元

目次

戰鬥着的日子·····	一
掀開新的一頁·····	一
前進與退卻·····	三
「兩毛錢」的頑強性·····	六
新的骨幹·····	九
紅五星帽·····	一三
辣子和鹽·····	一六
第一課·····	一九
一團捶不爛的銅錢·····	二三

七亘村大捷·····	二九
小順子的娘·····	三〇
要永遠蔑視敵人·····	三一
舊的在敗亡·····	三二
黃岩底之戰·····	三三
『吾得之矣！』·····	三四
在指揮所裏·····	三五
爲建立抗日根據地而鬥爭·····	三六
用行動回答投降·····	三七
共同的語言·····	三八
信·····	三九
從光榮的行列裏消失·····	四〇
卡爾遜的一席話·····	四一

陷在大包圍圈裏·····	七
負起沉重的擔子·····	九
夜襲黎城·····	六四
神頭伏擊戰·····	六九
遇到『自己人』·····	九五
釋放俘虜·····	九六
『我也要負責！』·····	一〇二
火葬汽車隊·····	一〇六
累累血債·····	一二一
粉碎『九路圍攻』·····	一二七
追悼會·····	一三三
雪亮的眼睛·····	一三八
向東挺進·····	一三九

活到老，學到老……………一三一

要靠自己……………一三五

一切在迅速變動中……………一四二

人民力量的檢閱……………一四四

記劉伯承將軍……………一四七

我看見了人民的戰爭……………一六三

後記……………一六九

戰鬥着的日子

掀開新的一頁

秋深。隨着敵機的猛烈轟炸，太原市街道顯得分外的荒涼。

回想七天前，我還在上海，但僅僅一週間功夫，一切都顯現了急遽的變化，我已從閉塞的上海租界裏的一角，走到遼闊的華北前線上來了。

是的，我是抱着對祖國的熱愛，懷着忠實於時代的理想，踏上新生活的第一步的。當邁上這第一步之前，我曾拋棄了屬於我記憶中的舊物——母親、愛情、名譽……，因為這些事物如果與受難祖國底反抗事業相比較時，它們是顯得如何的渺小，當我拋棄了它們後，我又是感到多末輕鬆，而更能深觸到祖國的靈魂呵！

在旅途上，我看到我們祖先遺留給我們的祖國面影，那一望無涯的平原，那滔滔的大黃河，那古老的內長城，那峻嶒的太行山脈……一切一切，都引起我無比的強烈的熱愛。

和在上海租界裏所看到的許多荒淫無恥的情景相異，在旅途中，我還目擊到在愛國戰爭中默默地戰鬪着的嚴肅的人們：在蘇州車站的深夜裏，我看到拿着鶴嘴鋤的工人，正在搶修日間被炸毀的路軌；在鄭州車站裏，我看到那赤着腳板的廣西士兵，跑着步搭上了無篷的車皮；在石家莊的野外，我看到成羣的農民，揮着汗在挖掘戰壕。在正太路的難民車裏，我遇到了一個年青的下級軍官，他告訴我：他原是東北義勇軍中的一員；義勇軍失敗後，在關內流浪了好幾年，現在總算又有重上前線的機會了。他的話聲很沉痛，他的臉上充溢着悲壯的氣色，使我憶起了：『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』的詩句。

呵！這時代！這偉大的抗戰時代！這是一個廣大人民忘掉自己、充溢熱情、燃燒希望的時代！面對着這樣的一個時代，我也曾在太原的旅舍裏，仰向着深夜的秋空，

吐出這樣的誓詞：

『讓愛國戰爭的烈火燃燒我吧：如果烈火把我的生命吞噬了，我就變爲烈火中的一分熱、一分光，如果烈火沒奪去我的生命，我願被鍊成一塊堅韌的鋼鐵！』

前進與退卻

馳向五台前線，到八路軍總部去。

想到明天我就將生活在好幾萬新的人們當中，就將在保衛祖國的戰士行列裏發現自己，我是感到多末的愉快和多末的矜恃啊！

我們所搭的汽車，是輛滿載灰棉軍裝的舊卡車，兩個湖南籍的原紅二方面軍戰士，伏臥在車的前部，把一挺擦得油亮的輕機槍，瞄向着車的前方。同行的還有五個青年學生，其中有一個竟是我在東京時的舊識，對於這個不期然的邂逅，我不禁湧溢出一種顫抖的激動：『朋友！這豈是命運！』

給我們送行的彭雪楓將軍，同我們一個個握了手，然後他又叮嚀地向戰士囑咐

說：『當心——好好照顧這些新同志！』

『再見吧！在前線上！』當車開動時，彭雪楓將軍揮着他的雙手向我們道別，我們也都舉起雙手，回答着說：『再見吧！在前線上！』

在城門口，車子經過查驗後，就開足馬力向北疾驅；待我再回首遙望太原時，古城已籠罩在暮靄裏了。一路上，秋風呼呼地搖撼着道旁的白楊，投我以滿懷的枯葉，遠山的薄紫色，襯映着一片荒涼的廣野；那狹軌的同蒲鐵路，蜿蜒地消失在起伏的土坡間。

望到高聳在寒空中的忻州城堞時，天已入夜了，車傍不時有三三兩兩受傷和掉隊的晉綏軍士兵迂緩行過，還常常有一些失神而倒在地上的士兵，阻礙了我們車底前進。

當離開忻州有三十里左近時，我們車子被迫停住了，因為迎面開來了四五十輛從雁門關外撤退下來的汽車；當汽車剛過完，緊接着又開過來一列長長的隊伍，靠着我們汽車燈光的照耀，我看到那些退卻的士兵，混身都沾滿了黃土，他們的腿都軟得邁

不動步子，他們用步槍當着擔子，肩挑着水壺、被服；在他們所經過的道傍，丟滿了揹不動的手榴彈和子彈；甚至還有沒人牽拉的馱馬，因為不堪鞍上的重荷，也索性掙扎着掀翻掉馱鞍，把迫擊砲筒甩在路旁，伸長起冒着汗氣的頸子，嘶叫起來。

一種如像用荆棘毆打我裸體般的痛苦，從我的心底湧現出來；三個多月來各個戰場敗績的陰影，就驀地在我的眼前蹣跚起來；我不禁向自己發問：在這樣你死我活的最後鬭爭中，爲什麼我們到處還有這些貪生怯懦的醜惡，這到底是誰的罪過？退卻！退卻！不戰而退卻！退卻到那裏？那裏是我們的堪察加？

『走！咱們向前開！』押車的戰士焦急地催司機開車，然後，他又循着那雪亮的燈光，重新瞄準下機槍的射擊方向。

『走！咱們向前開！』我如同吐出鬱積在心裏的憤懣，重複着戰士的語言。
車又疾驅向前，退卻的行列，消失於黑暗之中。

夜半，車子到達五台縣城，橫過一條淺水灘後，就在白楊林傍停下來了。

『到了啊！同志們！』押車的戰士向我們招呼說。

我們趕緊跳下車來，戰士們幫助我們卸下行李；接着，大家就曳着凍僵的腳，抗上行李，跟着戰士在黑暗裏開始爬登山坡。約摸有半個鐘頭，我們被帶進一所散發着驢糞氣味的小小農舍，這就是我們今夜宿營的地方——八路軍總部五台兵站部。

翌日清晨，我們又抗上行李，跟隨戰士走了有三十里地光景，終於抵達了駐紮在五台東北的南茹村一帶底總司令部和總政治部。

『兩毛錢』的頑強性

我們暫時被分配在宣傳部裏休息，乘機閱讀些延安出版的文件和書報，等待有人去前線時，好伴同我們一起到前線部隊去工作。

在休息過程中，忽然耀武同志從開封來到了這裏，戰地逢舊友，真是喜出望外。我掏了一塊錢，托一個叫做『兩毛錢』譚名的小公務員去買雞來款待耀武。

這個被叫做『兩毛錢』的小公務員，是個十四歲的四川孩子，參加過過草地、雪山的長征，由於那些艱辛的日子底折磨，他發育得不很健康；可是工作負責，心情愉

快，依舊保持着孩子的天真。

關於他獲得『兩毛錢』的諱名，卻有段意味深長的插話：

因為這孩子是生長在四川貧農的家庭裏，從小就受着貧窮的磨難；直到參加部隊，他就沒化過一個大錢，因此也就無從獲知關於金錢數量的概念。他懂得的是挨凍受餓，住雨漏日曬的草棚，但他也曾看到過村裏的地主們住的是高樓大廈，擁有千百頃的良田。為什麼人與人之間有這大的懸殊？父母告訴他，說地主們有錢，但究竟有多少錢呢？他無從知道，一串，十串，一元、百元或萬元，他對這些數量的概念，是完全不能理會的。

當紅軍長征路過他的家鄉時，他受不了飢餓凌辱，就偷偷地離開父母參加紅軍了。沒兩月，隊伍裏發了一次菜金的剩餘錢，當然，他也分得了一份——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得到錢。於是他天真地向別的同志說：『我有錢了，呸！我也有臭錢了！』

同志們就問他：『你到底有多少錢？』

他攤開手掌，把兩角銀洋炫示給別人看，並且說：『管理員說：是兩毛錢，你說

兩毛錢不是頂多嗎？」

大家都笑了，笑他朴訥可愛；從此他也就得到了一個『兩毛錢』的綽號。

兩毛錢出去買雞，直過了中午還沒回來，我就擔心地向老吳說：『這孩子幹別的工作去了吧？怎麼還不回來。』

『兩毛錢說不定開小差呢！』另一個公務員打趣着說。

直到夕陽斜照着屋簷的時候，兩毛錢終於冒着滿頭大汗，挈提着兩隻大公雞跑回來了。

『怎麼這時候才回來？幹啥去了呀？』我質問地說。

『幹啥？不是你叫我去買雞嗎？』兩毛錢瞪着圓溜溜的眼珠說，『附近村莊的雞，早被潰兵搶光了，我到深山小莊裏才買到的呢！』

『那小莊多遠？』

『三十里，來回六十里。』

啊！六十里！這是一天行軍的里程。我該怪孩子傻氣嗎？爲了買雞竟跑了這樣長

的路程！不能！這不是傻勁，這是一種堅毅不拔的意志。幾年來的軍隊生活，已鍛鍊他成爲一個堅決執行上級任務的小戰士，他可以忍饑耐乏、甚至忍受一切，去完成他所能完成和所應完成的任務。

新的骨幹

我和耀武同志接到命令，被分配到一二九師去工作，我們都極興奮，切盼着的上戰場底日子，終於來臨了。

吃了早飯，我們趕緊到司令部裏去集合。和我們同道出發的，有劉伯承師長，兩個年青英俊的參謀和一排騎兵。

半路上，師長因另有要事，轉往別處，他囑我們同排長先去東冶鎮高小找洪水同志——一個安南的國際友人，並在那裏等三天，然後，師直屬隊也會轉移到該鎮去的，那時又可以重會了。

由於師長事先用電話通知了洪水同志，因此當我們抵達東冶鎮後，洪水同志就立

刻親切地照拂我們，把我們安頓在高小裏一間爐火生得融融的屋子裏休息。

我們所住的這所高小，由於原平方面戰事的緊張，已經停課有很多日子了。但學校卻並不因此而形成冷落，因為新成立的區自衛隊訓練部，就住在這個學校裏。

區抗日自衛隊，一共有六十多個人，都是純樸的忠厚的青年農民，其中也有十來個從來足不出村的青年婦女。在兩三個月之前，他們還都生活在一套祖傳下來的刻板的生活裏，可是平綏路上的砲聲，把這個生活打破了，特別是那些北上不久接着就如雪崩似地潰退下來的晉綏軍，把村裏痛苦的但是安寧的生活撕碎了，在農民們底心裏，刻下了恐怖的、殘忍的種種烙印。

『是閻督辦又在打天下吧？』老鄉們根據既往的經驗，作着這樣的推測；他們希望在很短的日子裏，這種噩夢般的生活就會自然地終結。

記得上次我由五台去總部的时候，在路上曾問過一個在田裏刈穀子的老鄉：

『聽見砲聲嗎？』

『怎會聽不見！』老鄉苦笑地說。